

阿拉宁波话

说说“瓦片”

粉墙黛瓦，自带几分江南风雅
(顾玮 摄)

赵淑萍

小时候，大人让我们猜一个谜语，“半边进，半边出，半边燥，半边湿（打一建筑材料）”。谜底是什么呢？瓦片！

瓦片或碎瓦片，在宁波方言中均可叫“瓦片”。鲁迅先生《风筝》中那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的“寂寞的瓦片风筝”被称为“瓦片鹞”。宁波童谣“正月嗒瓜子，二月放鸽子，三月上坟带锭子”，其中“放鸽子”就是放风筝。如果一伙人凑份子聚餐或者干某件事，就叫“敲瓦片”，相当于今天的AA制。“敲瓦片”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说以前小孩子玩“办酒席”“过家家”的游戏，用石头敲掉瓦片棱角当碗盆，在上面摆放泥捏的汤圆、麦果等点心，然后捡些落叶或拔些野葱、野草当菜肴，大家各司其职，煞有其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后来大人小聚，费用平摊就叫“敲瓦片”。这种说法，倒不是宁波特有的。但宁波方言中还有一个“蹊跷瓦片”，其他地方就很少听说。蹊跷，意思是奇怪，可疑，不平整。我们这儿常见的瓦片是有弧度的，如果一端按平，另一端势必会翘起来，永远摆不平。所以，“蹊跷瓦片”就用来形容那些经常找麻烦、惹事端、不得安宁的小人物。

再说瓦片，一般是有个特定的面向上，还有一面向下，盖完房子后就不大会动了。偶尔修葺，为了方便也可能把正反两面调换使用。“瓦片也有翻身日”，是劝人身陷困境时不要丧气，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。甬剧《半把剪刀》中，曹锦堂对陈金娥甜言蜜语，赞美她孝顺可比曹娥，然后又劝她不要妄自尊大，说“千年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你吉人自有好揭谛”，这里的“揭谛”应指结局、结果。

方言里关于瓦片的说法，大都在强调瓦片的自然属性，而从文化的层面说，瓦片是让人感到亲切的诗意的物件。旧时，江南多瓦房，粉墙黛瓦，青石小弄，天然就有几分风雅。特别是雨天，雨打屋瓦，檐溜如注，那是天地间至真至简的打击乐。那瓦上，曾经覆盖过春夏的落花和秋冬的霜雪，曾经憩息过倦鸟，偶尔还闪过敏捷的猫的身影。而且，瓦片一面凸起一面凹陷，鱼鳞似的一字排开，在高处俯瞰那些密密的整齐的瓦房，就明白什么叫“鳞次栉比”。

浙东民间还多瓦片墙。这种墙，以废旧的砖、瓦为主材，用草筋黄泥或黄泥加石灰为辅料，层层堆砌而成。那砖瓦，灰色、棕色、褐色交叠，偶尔夹杂着几点红褐色，错落有致。那墙壁里还会俏皮地探出纤弱的藤蔓、小花，连绵的雨天，墙上会萌发出苍绿的青苔。有谁能想到，残缺的东西经过整合，也会成就一种沧桑、质朴、古拙的美。

宁波慈城被称为“活着的古城”，到慈城，看古县衙，看孔庙，看清道观，看名人故居，同时也看瓦片墙——那是独特的风景。在金家巷、河头弄等地，瓦片墙保存得尤为完整。为什么慈城有那么多的瓦片墙？无外乎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慈城过去多名门望族，经常要修缮房屋，于是，要“捡瓦”，一些旧砖瓦被抛弃。贫苦百姓就会捡回家，砌成墙。另一种说法是经兵燹一些高门大户没落，他们自己收拾了这些破瓦搭建低矮的平屋和厢房。那一堵堵黑黝黝的残碎砖瓦砌成的墙，似乎更耐岁月风雨的侵蚀，它们如沉静而刚毅的老人，坚守着慈城这座千年古镇。

这种瓦片墙的创意也被运用到了宁波博物馆建筑上。那600多万块废砖瓦，大多是宁波旧城改造时留下的，藏着一个个时光密码。设计者王澍，曾获国际建筑界普利兹克奖，他提出“重建一种当代中国的本土建筑学”的学术主张和基本方法。瓦片墙的设计正是体现了这种理念。

奉化大堰镇的后堰村，近年来成了网红村。《走遍中国》栏目组曾经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取景拍摄。走进村内，可以发现造型各异的雕塑，如“瓜瓞绵绵”“鹤鹿回春”“老牛耕田”“司马光砸缸”等，这些由瓦片和缸瓦拼凑而成的雕塑，栩栩如生，很有文艺范。

多少旧日的物事，带着生活的馨香和记忆，又怎忍心舍弃？那些和物事相关的方言，已成老话，日渐消逝。让它们以艺术的形式得到重生，或许是最好的办法。



一户人家有三只食罩较少见

老物件

芥橱、食罩和灶头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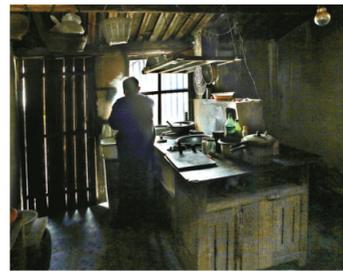
标准式的芥橱



非标准式的竹芥橱



四扇摇门上各有“寿”字



灶头桌下是鸡笼



绘画精细的芥橱

芥橱移窗上有八角图案

桑金伟 文/摄

芥橱、食罩、灶头桌，是过去每户人家厨房的主要用具。“芥橱”之称谓比较普及，至少在我们浙东地区是通行的。在崔山佳所著《宁波方言词语考释》中，“芥橱”是指食橱或碗橱。而施长海所著《余姚方言词语汇释》中，认为“芥橱”是指放置菜肴和餐具的大橱。在我看来，后者更贴切。

芥橱的尺寸、大小并不统一，大体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。上部分以摆放烹制后的菜肴为主，下部分放置碗碟等餐具。上部分通常设四扇“摇门”，下部分则用四扇“移窗”。上下两部分的功能区分很明确，另有三四个抽屉设于上下段之间，这大概就是标准式的芥橱。因此，芥橱是食橱和碗橱的合二为一。当然，非标准式的八门无屉的芥橱或竹制芥橱也不在少数，如今偶尔还能在山区乡村遇见。

年轻时就寝前，偷偷摸摸去“开芥橱门”是我的习惯。翌晨，母亲发现菜碗里“缺角陷坑”，就骂我是只馋猫。调皮馋嘴的猫，有时也会扒开芥橱门偷吃，而我确是“开芥橱门”的习惯。

我的好友、画家叶文夫，那时独自住在慈溪浒山，隔三岔五来我老家串门。请他喝茶他不喝，偏偏喜欢拿个碗走到“七石缸”前舀“天落水”喝；叫他吃饭他谢绝，偏偏喜欢拉开芥橱门，捞块食料吃吃。

宁波人形容酒后呕吐，也叫“开芥橱门”，吐出的东西五颜六色，如同芥橱里放着的菜。

在老底子的厨房家具中，要数芥橱装饰得最繁琐了，不是雕刻便是绘画。如奉化松岙卓恺泽故居内的芥橱，上部分雕刻十分精美，每扇摇门上除了卷草纹外，还各刻有一“寿”字。在四门位置上，刻有“春”“夏”“秋”“冬”的也很多。我在慈溪匡堰镇石人山村赵家池自然村见过一个芥橱，下部分的八扇移窗上，各有一个八角图案，美观大方。在台州临海大田街道大屋村见到的芥橱，摇门上的绘画十分精细，似出自具有绘画功底之漆工之手。四扇摇门就像花鸟四条屏，两侧还配有对联，很是耐看。中间四个抽屉上，分别刻有“注意清洁”“烹调五味”“讲究卫生”“食则有余”，彰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临时存放菜肴的用具，除芥橱外，还有食罩，不过食罩的多是剩菜，不存碗盏，仅发挥了芥橱一半的作用，且容量远小于前者，因此它对芥橱起“拾遗补阙”作用。食罩方便实用，很多家庭至今仍在使用。

我家过去总是先将炒好的菜放入芥橱中，有的菜量大，一式有几份，用餐时将其中一份从芥橱转移到中堂的餐桌上。一顿留下的剩菜，覆盖食罩即可，方便省事。

方言中，对“食罩”的称呼并不统一，如我母亲常称其为“合罩”，有些地方则称“席罩”“桌罩”等，不一而足。崔山佳所著《宁波方言词语汇释》对“食罩”的解释是，“用于罩饭菜的竹罩子，也有用塑料等制成的”。

食罩外形有方有圆，以圆居多。圆的适用于圆桌，方的适用于方桌，但民间并不拘泥于此。我家传下来一个精致的方形竹篾食罩，可惜如今无用武之地，只能放在老家阁楼里当作藏品。

记得几年前在《宁波日报》上读到一篇散文《食罩下的诱惑》，说的是作者回家时忍不住掀开食罩捞取食物，这与我“偷开芥橱门”异曲同工。是啊，芥橱和食罩都散发着人间烟火气息。

灶头桌是安放在灶边的桌子。灶头桌比餐桌要简陋，就像我读小学时的课桌，插板上安放着书包，插板下正好容纳两条腿。施长海在《余姚方言词语汇释》中称灶头桌为“插板桌”，对其解释是“横档可插入木板的长方桌，放在灶边用来放置炊具等物”。

老家的厨房中就有一张灶头桌，插板上是猫咪的用餐场所。在农村，插板下往往是鸡笼，是鸡夜宿之处。这种灶头桌的妙处，只有老辈人才能体会了。

道老古

泥巴茶壶
和它的伙伴们

冯秋玲 文/摄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有一把泥巴茶壶——真正的用泥巴烧制而成的茶壶。它有瓦片的色彩和质地，看上去胖胖、笨笨、萌萌的，有个短短的嘴可以冲水，有个扁扁的盖子，盖子上有小小的蒂子，便于掀盖；还有个环形提梁，提梁只能一直立着，不能躺下，一躺下就断了，不能用了。因为家里没有热水瓶，爸妈用它来烧水，还兼具储存开水的功能。有时候家里的小孩感冒发烧，就会眼巴巴地瞅着泥巴茶壶。爸爸说，感冒要多喝水。通常爸爸还会从糖罐里取出一点白糖，让我们用糖水过药。那时，白糖要凭票买，很珍贵。有一回，我和哥哥在厨房玩闹，摔倒后把茶壶弄碎了。爸爸又去买了一把，很便宜。

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转，爸爸买了一把“钢精”茶壶，就是铝茶壶。铝茶壶亮晶晶的，不会碎，磕了碰了，最多弄个凹坑，还能使用。放学后玩闹时渴了，从铝茶壶里倒出水喝，凉凉的，解渴，爽！

不久后，家里又买了竹壳热水瓶，水烧开后冲到热水瓶里，大冬天再也不用喝冷水了。放学后我会去烧水，冲水时我把热水瓶放在地上，怕冲到手烫伤。而爸爸喜欢一手持壶一手拿瓶，直



接冲。我在旁边看着，总是提心吊胆的，看他冲好水安然无恙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铝茶壶用了好多年，每当茶壶污渍斑斑时，我喜欢用烧过的煤饼灰去擦，直到茶壶变成亮晶晶的，心里才舒坦。有时候，妈妈责怪我把茶壶擦得薄了不用了。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嘀咕：谁见过茶壶被擦薄的？又不是铅笔橡皮，越擦越小。

结婚时，先生挑了一个电茶壶，装满水可以冲一瓶半热水瓶，不到二十分钟三瓶水就烧满了，很省时间。这把电茶壶我们用了二十多年，几次搬家都不肯换新，因为它见证了我太多的苦辣酸甜，见证了孩子的成长，也见证了我们在慢慢变好，电茶壶就像我的好朋友。虽然茶壶表面因为氧化不再有光泽，而且内有电线不能用水洗，但仍旧很好用。每天早上，我用它把热水瓶都冲满，觉得生活也变得热气腾腾了。外出回家，马上有一杯热水暖肚，心里也暖暖的。

有一次出差，我看到宾馆里有人在使用一种叫“热得快”的东西：在热水瓶里灌满冷水，将“热得快”插进冷水中，一会儿水就开了。如果水灌得满，沸腾时滚烫的水就会溢出来，我觉得不太安全，就又想家里的电茶壶了。

那个陪了我们二十多年的电茶壶，有一天早上烧水不热了，我仔细检查，是加热管坏了。去找配件，才发现做电茶壶的工厂早就关门了。一声叹息，我与这位给我许多温暖的老朋友不得不依依道别。

后来我们买了一个带保温功能的电茶壶，直身圆筒，外面印有花纹，既可烧水又能保温，把烧水壶和热水瓶的功能合二为一了。厨房的台面上也宽敞整洁了许多。闲暇时，我和先生两人，他一壶热茶，我一杯大麦茶，并排聊天，看看电视，只觉得岁月静好。这个新家伙，我喜欢。

岁月漫漫，我从学步小儿到年过花甲，家里总有烧水壶相伴。无论是泥的、铝的，带加热管的，还是带保温功能的，它们总是带来温暖，给我们抚慰。小小的家用品，一代代演着，寻常的居家日子，因为有了它们，变得安宁温暖、从容自在。